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7/PV.30  
15 October 1982  
CHINESE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第三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贾马勒先生                    （卡塔尔）  
                            （副主席）  
  
    后来：                    理查森先生                    （牙买加）  
                            （副主席）

——一般性辩论〔9〕（续）

发言次序：

米斯基奈先生（乍得）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  
卡方多先生（上沃尔特）  
贝耶先生（马里）  
贾邦先生（冈比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米斯基奈先生(乍得)(法语发言)：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召开之际国际局势紧张尖锐，世界经济危机异常严重。

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着无数问题，这要求我们这些政府官员作出批判性分析，以利于合适的解决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繁荣的更大利益找出办法。

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目标，联合国会员国应一丝不苟履行其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这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全世界普遍对联合国无力解决我们当代的重大问题表示痛惜，但我们责之不力的是，联合国的软弱是各会员国缺乏依照《宪章》原则和宗旨行事的政治意愿直接造成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在其报告里对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活动以及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活动所提出的十分明智的建议。

大会选举霍拉伊先生为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说明了对霍拉伊先生的信任，他作为外交家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具有许多杰出的品质。他的事业长期来基本上涉及国际关系，这次当选主席真若锦上添花。我国代表团深信他能顺利地指导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工作，对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并保证全力支持他履行其艰巨而崇高的职责。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前任主席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表示敬意和赞扬。尽管去年一年中发生了错综复杂，震撼世界的悲惨事件，他坚毅庄严地完成了其崇高的任务。

最后，欣然向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敬，他是受之无愧的，在任期第一年中他坚持不懈为和平解决造成部分会员国互相分裂的争端作出了最令

人称道的努力。请秘书长相信乍得政府乐于帮助他今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工作。

我国代表团将简略地阐述我们对本届会议议程中部分重要项目的意见。在这之前，我作为国家的代表想先概述一下目前乍得的局势，乍得由于长期处于悲剧性战争局势，近几年来成了国际谈论的题目。

乍得作出了重大牺牲才恢复了和平，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国人民20年来经历的悲剧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战争绝不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估量乍得人民今年六月七日恢复和平与安全的现实意义，我概述一下我国经历的这一场悲剧的内外因素，应当是有益的。

乍得独立后首次大规模的人民反抗可追溯至一九六五年。这是一场真正全国性的反抗，矛头针对外国强加于乍得的压迫制度。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了这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勇敢地与新殖民主义军队及其它远征部队作战，战争中许多乍得人目睹自己的亲人牺牲，村庄焚毁，家舍洗劫一空。许多人还被迫流亡。当时的政权已完全落伍，变成专制政权，但却得到前宗主国派来的军队的支持。一九七五年，该政权拂逆民意自行其是，结果成了自己错误的牺牲品，自己的军队夺取了政权。但不幸的是，这场政变带来的希望不久就破灭了。

军人集团没有给乍得人民带来对话与和解，相反犯下了与前政权同样的错误和血腥行径。军人集团无视民族解放阵线及其附属的北方爱国武装力量单方面宣布停火六个月，继续推行镇压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战争。军政权内外交困，臭名昭著，出于战术上的需要，只得在一九七八年接受了历史性的喀土穆妥协协定。这是一九六五年群众起义以来第一份坦率地指明乍得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永久解决方法的协定。

要是执行了由喀土穆协定产生的基本《宪章》，我国人民本来可以少受许许多多痛苦。不幸的是，由于对《宪章》的解释不同，迅速带来了政府危机。当时北方武装力量提出了双重建议，出现法律问题时请教国际上有名望的律师，或者出现政

(乍得)

治问题时就修正《宪章》；同时我国人民多次示威游行表示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部分新殖民主义军队，从个人、部落、宗教及地区的角度动员起来，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迈出了向学生开火的危险的一步，学生们的唯一过错是要求立即以和平方式执行基本《宪章》。这场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百姓生灵涂炭，各地区人民间的信任溃于一朝。最主要的是，这场战争为外国军队的进一步干涉打开了大门。

北方武装力量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毫无外来支援的情况下，最终经受了考验，获得了胜利。力量的平衡于我们有利。但是，哈布雷同志指出，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被征服者，乍得人民可以自己求得相互谅解，但是不能有外来干涉。因此我们向其他部分提出第一次卡诺会议，以便将一切愿意真正参与和解的乍得人团结起来，扩大力量的基础。

各项卡诺协定都要求邻国不干涉乍得的内政，但是某些国家觉察到他们在乍得的政冶棋盘上逐步失去地盘，急忙以种族划线，组成武装派别，为其本身的利益服务。

不幸的是，在第二次卡诺会议上，我们使一些兄弟脱离外来统治的爱国尝试失败了，因此，一九七九年八月在拉各斯开会时，我们的代表团由十一个政治军事派别组成。

尽管我们相信某些政治军事派别具有反民族的性质，但我们仍然同意签署了《拉各斯协议》。该协议重申了各邻国不要干涉乍得的内政的要求。这项协议的重要一点是建立一个协商一致产生的政府，任期一年半，任务是筹备自由选举，完成民族和解的大业。因此这一政府的总统没有个人权力。

但一个邻国及其它外国公开干涉我国内政，公然违反《拉各斯协议》的规定。尽管我们决心避免战争，而且有知名的本国和外国人士主动表示出面调停，然而有些派别因有外国支持而有恃无恐，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动了战争。那些派

别联合起来，进攻《拉各斯协议》设想的国民军核心，北方武装力量的队伍，结果又导致另一场战争的爆发，而且毫无疑问地是一场我们人民不得不忍受的伤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争。全国人民完全支持坚决抵抗企图使乍得重新殖民化的阴谋，经过九个月的全民抵抗，我们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进行了战术撤退，目的是使我国人民免遭种族灭绝，并妥善地对付占领者巨大的武器优势。

当占领军在我国领土上稳定安置下来后，全国和国际舆论都看清了他们和联合派的真正用心。同时，爱国斗争仍在继续，其坚定性可与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忠诚媲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才开始撤出其军队。

于是我们立即单方面下令停火，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希望和平，因此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的决议。同样，我们这种要求对话与和平的愿望控制了我们向首都进发的步伐。四个多月中，我们有意推迟攻占首都，唯一的目的是希望缓和我们兄弟们的好战态度。正是乍得人民的这种愿望才促使哈布雷同志在恩贾梅纳会议后接连访问了加蓬和扎伊尔。

今天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再次申明，我们忠于对话的精神，毫无怨恨，也非别有用心。我们郑重地请我们所有的兄弟，包括前官员思索一下哈布雷同志的明智的讲语：

“让我们埋葬无缘无故又毫无结果的怨仇带来的相互责骂；让我们实行克制，安定情绪；让我们以常识和理智武装自己，让我们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让我们响应人民和平统一的希望，而不是要人民屈从于我们的奇想怪念。”我们请他们同许多已返回的人一样为了和平与建设回到乍得来。

虽然这一概述略嫌冗长，但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这样能对最近乍得所遭受的战争的所以然有个精确的全面看法。

由单一行政当局有效地控制我国十四个分区，这自一九七八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我国国土上普遍实现安全这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也是头一遭。

我们愉快地在大会申明，经过长期的爱国斗争，和平与安全已经来到，并将成为我们长期的目标。

乍得人民对兄弟的非洲各国人民和所有善意的人民对我们的事业表达的同情深为感动。因此，我们要深深感激非洲各国首脑的无私努力，特别是多哥人民大会的创始主席纳辛贝·埃亚德马上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战火纷飞时来到恩贾梅纳，以求实现停火。

我们还要感谢伟大的泛非组织——非洲统一组织。

如果乍得的邻国和其它国家不停止干涉我国内政，煽动乍得人重燃战火，那么上述成果将十分脆弱，随时可能付诸东流。因此，我们要指出，会员国有责任尊重载入《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各条原则，尤其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及不用武力强占领土等原则。

和平恢复，民族开始和解以后，成立了国务委员会，目的是保持国家的连续性和管理国家事务。目前正在协商，将在此基础上组成政府。政府的任务是完成全体乍得人之间的和解，开始国家建设工作，为设立民主机构创造有利条件。

和平与安全如果得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就不足以确保一国的稳定。乍得作为陆锁国已处不利地位。自独立以来，乍得一直因经济脱节而吃苦。旱灾和战争又使本已令人担心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说实话，目前我国一片荒芜，公共和社会建筑大多被毁，我国经济和公路基本设施完全失修，与其它各国的通讯几乎不存在，医院和学校缺乏人员和设备，有些地区的人民饥饿而死，大批难民回国，要安置，要安顿，又是问题，问题不胜枚举。

乍得愿意与其它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关系是互利的但不影响乍得作出决定与采取行动的自由。同样，我们重申坚定不移地赞成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不变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哈布雷同志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在六月十八日向全国讲话时重申：

“指导我国国际关系的是《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的有关原则：互不干涉和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积极有朝气的而又不排除我们对各种国际问题采取自己立场的不结盟；坚决同霸权主义作斗争，不管来自何方；积极地与各邻国团结一致。我们坚定声明，乍得决不会成为颠覆或侵略兄弟邻国的基地。”

若干年来，冲突成了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关系的标志。诉诸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施加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司空见惯。因此，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危险地接近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A/37/1 P.3）

这些破坏安全的行为导致世界各地出现危机的温床，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西撒哈拉、南部非洲局势、中东问题及亚洲的各个冲突。

西撒哈拉问题对国际社会，特别对非洲来说已变得十分令人担忧。我国不断

呼吁根据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特别是根据非统组织内罗毕最高级会议的决定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在南部非洲，我们主要关心的仍然是建立真正的自由的问题。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是最疯狂的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我们必须恢复在那儿受苦受难的非洲兄弟的尊严。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国际社会现在知道，南非政权不懂对话的语言，只懂得武力的语言。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友不愿放弃纳米比亚，企图继续剥削该领土的财富。如果没有其盟友的援助和支持，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本不可能这么蛮横或反对国际社会的意志。

我们重申坚定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要求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实行停火，进而举行自由选举。我们敦促那些仍然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保持经济、文化、军事和核合作的国家终止这些关系，真心诚意地与联合国合作，以求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在南非，种族主义分子顽固抱住其最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不放，从而最严重地危害了人类。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再次谴责这令人憎恨的制度，我国代表团还谴责种族主义军队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及其经常侵犯其它前线国家领土的行为。

使非洲之角出现不稳的危机不可能给非洲大陆带来统一和团结，相反，只能使紧张局势永久化。我们冒昧地希望这两个兄弟国家最后能回到谈判桌前，和平地解决他们的争端。

关于中东局势问题，国际社会已进行了不少主动行动，但不幸的是，由于以色列国的好战态度，都没有能继续下去给人带来希望。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以来这一冲突一直引起珍惜和平与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关注，大家相信冲突的结局取决于是否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这包括犹太国撤离它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行使



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在其故土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承认并尊重中东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各个国家在国际承认的疆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谴责以色列侵占黎巴嫩以及在莎布拉和夏蒂拉屠杀巴勒斯坦平民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国际社会有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以色列实行制裁。

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伊斯兰邻国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

根据原则，我们反对用武力解决国家间可能产生的争端，据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双方停火，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支持目前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内进行的活动以及其它可能帮助该地区实现和平的主动行动。

在亚洲，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仍使我们感到关切。这两个国家的局势持续不决以及对该地区及国际的影响，证明迫切需要和平解决，以便恢复内部及地区和平。要和平解决，必须撤走外国军队，严格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让两国人民在全面行使主权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解决问题。

同样，关于朝鲜问题，我们支持在没有外来干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和平统一朝鲜两部分的原则。

另一个政治问题——裁军——也值得一提。大会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乘兴而开，因其工作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多少破坏了人们寄于会议的希望，但是，会议不仅使会员国、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且还使舆论充分注意到拥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内在危险，因此也使他们认识到有绝对的必要立即冰结，并逐步销毁这些武器。这可以节约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用于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主要大国间的对话并未停止。我国代表团依然相信，理智将战胜任何消极的考虑，这些消极的考虑会使世界将遭受一场无人能够幸免的核浩劫。

世界生活在希望之中，但乐观的余地不大，这特别是因为使用雇佣军专控制和颠覆小国的现象仍在发展。确实，近年来，使用雇佣军和其它乌合之众侵略寻求政治主权和独立的国家的行径又重新抬头。这些活动与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一样，都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乍得人民亲身尝到了这些活动的苦果。因此，我们敦促反对征聘、使用、资助和培训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迅速完成其工作，提出公约。

联合国自成立至今，一直关注发展问题。国际社会必须进行的斗争中包括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我们现在已处于联合国宣布的第三个发展十年的中期，但对未来毫无把握。虽然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已尽了一切努力，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第七届特别会议，建立联合国工发组织等等来促进各国的工业发展，但问题却有增无减。

尽管为了确保我们的发展已作了种种努力，进行了各级国际谈判，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仍在扩大。

与其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弊病是周期性的，还不如说是结构性的。其中包括穷国国际收支赤字增加，贸易条件继续恶化，通货膨胀日益增长，技术转让条件僵硬不利，还有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种种阻碍和限制。

还要考虑到其中有些国家受到大自然的制约，象乍得这样的内陆国家，与外隔绝，经常遭受旱灾等等。当然，并非事事都是消极的，最近结束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应当指导国际经济合作新思想的精神已严重堕落。这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双方的差距，成为全世界政治不稳的根源之一。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认为，逐步建立新的经济秩序首先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必然要求整顿和加强国际机构。希望发达国家实行的政策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或多或少地抛开目前仅仅基于解决国内问题的倾向。

乍得代表团请大会注意联合国作出的有利于地理位置不利国家的决定和决议。

这些国家有很大的需要，希望国家和国际的金融机构给以特别注意。

我们认为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应该刺激第三世界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完全应该改革现行的经济制度结构，在整个国际社会参加的情况下，从全球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当然，国际社会对这些困难并非一无所知。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关心我国人民。因此，大会通过了许多关于紧急援助和建设援助的决议，最近一次在一九八一年，规定了组织召开援助乍得的会议。

在这一方面，我在纽约期间与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代表，肯尼亚外交部长，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进行了会谈。我向他们表示，我国最恳切地希望这一会议能在今年年底前召开。我们相信，秘书长将组织这次会议，我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贷款者及国际组织参加会议。为此目的，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乍得，呼吁贷款者有效地参加援助乍得会议。

乍得只希望与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一切国家，特别是我国邻邦，在和平和谅解中生活。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希望提一下自一九七三年以来一直为乍得人民所关注的局势：一个邻国占领着我国的一部分领土，对此我们经常给以谴责。这一问题早已在非统组织、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提出，我们依然希望能得到和平的解决。他们一进入恩贾梅纳，北方武装力量和国务委员会就与该邻国进行了直接和非直接的接触，以便一开始就在两国间建立缓和，这样，两国人民就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尽管我们随时准备对话，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对方保持缄默，更加严重的是，还露骨地进行干涉。

以上是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大会的讲话。众位代表一定已注意到，由于我国目前的特殊情况，我们用了相当时间，陈述我国人民关切的事情。我国人民受战祸之苦实在太深了，现在有权在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下享受永久和平与发展。我们向他们申明，乍得将恢复和平与安全。

结束之前，我要在这崇高的讲坛上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在我们今后计划进行的建设和发展乍得这场真正战斗中，对我们作出卓有成效的帮助。

恩加鲁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法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地代表卢旺达代表团，象前面已经在这里发言的代表一样，向霍拉伊先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他获选担任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是值得赞扬的。实际上，这充分表明，他由于他个人受到高度敬重的才能、特别是由于他能干而获得了信任。

而且他的当选也表明，他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促进联合国《宪章》载明的理想和原则而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得到承认。

在这方面，保证随时准备与他真诚合作的卢旺达代表团深信，由他担任主席，本届会议必定会取得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为之问世的那些目标理应期望取得的成果。

我也要赞扬霍拉伊先生的前任、伊拉克的伊斯马特·基塔尼大使，他应该得到本组织的赞赏，因为他英明、竭诚、天才、有力地领导了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无疑是漫长而艰难的辩论以及第七次、第九次紧急特别会议和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辩论。

我也愿借此机会再次代表卢旺达政府祝贺佩雷斯·德奎里亚尔先生当选本组织的秘书长。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再次衷心祝愿他圆满完成他崇高而艰巨的使命，并保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他，与他充分合作，以实现联合国仍然保证并且受委托要实现的理想。

大会根据历来的传统，在这里开会审查联合国一年来的活动，主要目的是根据过去的教训、经验和成果，为未来作好准备。

象以往每年那样，全体会员国又获得一次特有的机会，就当前国际社会关心的各种问题，公开郑重地表示自己的立场，提出它们对未来的希望而实现这些希望则有赖于动员各国人民，在日益积极团结的基础上，作出贡献，这不只是表示真诚的愿望，简单申明一下意图而已。

卢旺达代表团首先关切的是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的危机使工业

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形势令人难以乐观。

世界性衰退、货币动荡以及日益沉重的债务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往往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最终有破产的危险。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以任何积极或持久的方式真正改变这种灾难性的可怕趋势。国际社会多年来对此一直深感失望。世界继续在这场危机中挣扎，将人们原来抱有使四分之三人类摆脱贫困与苦难的雄心和希望化为泡影。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资源不稳定，必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以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不断，贸易条件日益明显地恶化，保证筹供资金的机构的资源减少为其显著特征的种种困难，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更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加剧。

许多这样的国家的粮食供应情况已恶化到迫使它们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的地步，以至于它们再也无力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摆脱粮食日益短缺的循环。

在这方面，有余力的国家应该放弃极其悠然自在，简单地退而内顾的态度，应该更加努力确保官方发展援助达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指标。

关于这一点，卢旺达共和国愿高度赞扬一些工业化国家已经通过的决定，它们打算将0.15%的工业总产值用于援助我国不幸是其中一员的最不发达国家。

同时，我国高兴的看到，大会第36/194号决议通过的《198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认可了0.15%这个指标。

我国代表团冒昧地希望捐助国以及所有潜在的主要借款国即刻采取适当步骤，确保《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得到切实的贯彻。

我国代表团尤其考虑到应该立即采取的可以满足最不发达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步骤。我要举例提到的步骤有：提供大量资源以缓和食品与能源的短缺，立即以取消债务或重新安排偿还期限的方式提供财政援助并协助平衡收支，立即提供补充性财政支

助，尤其要为确定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详细拟订投资计划等活动提供补充性财政援助。

世界经济并不令人鼓舞的状况表明在正义和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项迫切而紧急的需要。在这方面，全球谈判陷于僵局，造成的失望情绪是不需要我再多讲了。

一九八〇年八月举行的大会十一次特别会议至今已有两年，各代表团始终未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以便有效地重开全球谈判。虽然目前局势无疑已陷于僵局，某些方面却喜欢赞扬自由发挥市场力量的疗效。不幸的是，这只有利大国和强国，因为这样它们就不受真正国际合作战略体制的约束，并可置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于不顾，因而有扩大国家间的分歧和差距的危险。

卢旺达政府坚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所依赖的是，通过旨在废除以往使多数穷国从属于少数富国的现存制度的改革，从而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的基本的重新组织。相互依存是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个要素，它应该在安排拥有技术的工业化国家和拥有原料的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时，起到促进双方团结、互相取长补短的作用。无视这一现实就等于故意闭上我们的眼睛，无视使国际社会陷入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的事实和危险。

但是，相互依存关系不应只限于南北关系，它也应成为南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因使人们懂得尤其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间合作过程中实行相互依存——切实贯彻执行《加拉加斯行动计划》即将有助于这种合作进一步发展加强。

在这方面，卢旺达正不断竭尽全力促进、加强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邻国的合作。卢旺达正努力与邻国在双边范围内，也在分区范围内发展友谊与合作。

卢旺达代表团深信，这种完全符合《拉各斯行动计划》各项目标的合作，对于有关国家来说，必定大大有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国际经济关系。我们还坚定的认为必须促进交流，因为这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勇敢地对付由于目前体系失调而必然出现的困难，这种失调现象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混乱局面和严重的结构问题。

一切国家现在都应该明了，只要支配世界的制度使四分之三的人类囿于贫困、营养不良、饥饿、甚至凄惨可怜、令人憎恶的悲凉境地，和平与安全就绝无希望实现。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结果向惯抱怀疑态度的人表明，本组织是就世界性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的理想场所。卢旺达高兴地看到绝大多数国家于今年四月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次会议的整个背景；它的由来为出席大会本届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熟知的。这次重要会议历时十多年，经过漫长的谈判才拟成并通过一项有效的海洋法国际文书，我国代表团谨向一切积极参加这次会议工作的代表团致以受之无愧的敬意。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而且不能直通海洋的国家的代表，我谨代表卢旺达政府和人民真诚地表示，我们十分满意《海洋法公约》关于出入海洋权以及行使《公约》规定各项权利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公海自由、人类共同遗产以及关于享受以各种交通工具在过境国领土上过境自由等各项规定。内陆国本来还希望把另外一些条款列入《公约》，但是它们没有坚持这一点，以免危及或阻止达成各方所谋求的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希望《公约》尽早生效，并成为管理和分享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财富、以造福于全人类、尤其是造福于最贫穷的国家的典范。

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希望，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表示赞成《海洋法公约》的国家再次考虑它们的立场，加入多数国家的行列，以便实现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在这方面的共同目标。

我们同样乐观地希望看到国际贸易方面取得显著的实质性进展。国际贸易是多年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范围内历次重要会谈的课题。原料价格逐渐下降，制成品价格无情上涨，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遭殃，因为需要弥补的赤字和差额迫使它们债台日益高筑，因而无力偿还债务，这不仅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而且也在政治上危及它们的前途。

我不想徒劳地把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列举出来，我只想提请大会再次注意，世界经济的种种缺陷目前对经济脆弱的这类国家的影响更加严重。因此，我重申现在正是时候，应该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范围内，加强以共享、正义、公平和相辅相成为基础的团结和合作，这是当务之急。

联合国的作用是促进这种团结与合作，从而实现它的主要目标，即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促使并确保和平、安全与正义得到维持，同时努力谋求各国个别和集体的福祉和进步。

我们必定会注意到并深感遗憾的是，世界似乎并不准备吸取历史教训，实现本组织全体会员国自愿、严肃接受的崇高理想。

缓和政策可以使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奠定富有成效的合作基础，但是由于它日益失利；而对峙和关系紧张却日益加剧，因而我们的前途充满痛苦，捉摸不定。

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以惊人的步伐加速进行，耗费掉本可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赤贫状态的投资。



大致提一下我们时代的种种问题并略略观察一下就可看到我们仍面临许多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开冲突和局势紧张的区域。其中有些是由于不合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或是可恨的、自私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制定的准则有关。

在非洲，除了社会经济问题以外，人们主要关切的一个问题仍然是非洲大陆南部的局势问题以及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和为了争取承认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而斗争的南非黑人头上的痛苦、牺牲和悲剧。

关于仍然受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非法占领和管理的纳米比亚，实现这一领土的独立是联合国的责任，它为此采取了许多行动，而傲岸无视国际社会的南非却报之以毫不妥协、踟蹰不前的态度以及种种拖延的花招。

纳米比亚人民天天渴望着独立，他们将继续为独立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的自由战士历尽苦难，甚至为解放自己的家园而作出最大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拖延的行为和破坏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企图，怎么能够不深感遗憾？

卢旺达政府极其荣幸地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派往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联系小组西方成员国的代表团。它深为遗憾的是，今年看来不可能明确规定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的日期了。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卢旺达政府的信念，即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仍然是提出任何有关纳米比亚人民前途的创议的唯一现实依据。因此，组成联系小组的西方五国如果退出不干，就不可能不辜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抱的希望和要求。

所以应该促使这些国家更加坚定主动，矢志迫使南非同意严格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任何借口牺牲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去满足

联合国某些会员国的私利。 这些国家对国际社会一再发出的呼吁置若罔闻，仍然十分得意地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经济、军事和其它方面的合作。

纳米比亚独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必然进程，因此必须让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行使他们的权利，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前途，并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为自己选择符合他们合法愿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

在回顾这一立场的时候，卢旺达代表团再次高度赞扬这个由英雄和烈士组成的英勇民族在它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持下进行的民族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 卢旺达庄严重申其对西南非民组的持续支持。

故伎重演，再次拾起炮舰外交政策，恣意孤行，寻求势力范围，牺牲整个国际社会公认为神圣的原则以及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丝毫不会影响纳米比亚人民事业的正义性。 它最多耽误事情，绝不会有损于这个民族的英雄主义一根毫毛。

我也愿代表卢旺达政府声援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更具体的说，声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始终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乐意进行的血腥野蛮侵略和破坏行为的受害者。

在南非本土，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制订了这种邪恶、可憎、野蛮的政策，把它定为统治制度，从而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奉为国策。 现在他们不顾道义和权利，正试图维持他们的统治。

于是——例子很多，这仅是其中一个——他们把人口的大多数安置到所谓独立的班图斯坦中去，并且对民族主义者采取种种卑鄙的做法，诸如暗杀、绑架、施刑和监禁等。

而且，这个为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所憎恶的政权还顽固地无视国际社会，通过对邻国进行武装入侵、暗杀、屠杀、渗透、政治颠覆和经济破坏行为，恐怖统治着整个南部非洲。

这种卑鄙的做法十分显然是面对各国人民神圣的解放事业作垂死挣扎的战略。捍卫这一神圣事业的斗争正在南非本土调动着日益强大的力量和决心。这种切切实实的进展迫使南非法西斯主义者逐步升级地开展游击战，屡次利用雇佣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界必须在今年这个“动员制裁南非国际年”里加倍努力，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彻底孤立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乍得的局势也是非洲大陆关切的一个问题。使这个国家备受蹂躏、自相残杀的冲突近几个月来似乎已略有平息。但是这种暂时的局面有持续下去的危险，危害到危机的解决，除非所有卷入冲突的人永远放弃相互敌对，坚决保证要本着民族和解的精神，来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以保障他们国家的更高利益，尤其是维护该国的领土完整。这样的发展是这个为自相残杀的内讧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的复兴和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乍得的复兴和发展将是一项倾其全部活力进行的任务，而联合国会员国将不遗余力支持这一长期的努力，以表示它们重视乍得人民所极需的和平与安全的维持。

还是在非洲，西撒哈拉问题也是我们大陆的一个课题，一个主要关切的问题。对我国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必须应用各国人民自决权的普遍原则。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自1976年以来一直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谈到作为国际伦理和政治的动力和基础的各项原则，就需要一向支持为争取他们的自决权得到承认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非洲国家，消除它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争端，以维护它们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内至关重要的团结，而又不否认它们自愿接受的各项原则，也不牺牲撒哈拉人民的利益和权利。

非洲还有其它促使局势紧张地区扩大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它们严重威胁着有关区域和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并且可能招来外界的干涉。

卢旺达充分尊重其它国家的主权，它对这些严重阻碍发展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立场是：相信有关各方的智慧，并希望和解的精神战胜仇恨，而且希望严格尊重非

(卢旺达)

洲统一组织宪章和《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诉诸折衷解决办法，将有助于维护非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三十多年来，由于巴勒斯坦人民不断遭受无法忍受的折磨，中东局势始终紧张而混乱不堪。这个多事地区今天尤为突出的特点是以色列国冥顽不化，暴戾恣睢，蔑视国际社会的决定，奉行鸵鸟政策，把脑袋埋起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近来黎巴嫩炮火连天，血流遍地。今年的特点是，以色列借口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进行报复，自卫反击该地区其它国家而采取的暴力行动空前增加，同时它在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行的镇压，也是空前的残酷野蛮。大会曾多次谴责以色列的傲慢态度。它目空一切，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既定原则，擅自吞并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它入侵黎巴嫩，在它占领的领土上竭尽挑衅和骚扰之能事，建立新的居民点，这一切都清楚说明以色列蔑视联合国许多决议申明的国际道德和伦理，而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正是由于联合国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中东局势产生的许多影响表明有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对而迫切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卢旺达仍然坚信，要在这一地区实现任何公正持久的解决，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合法权利，尤其要恢复他们的自决权，拥有自己家园的权利，以便在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机构。只要这个关键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只要以色列国拒绝归还它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圣城，只要它拒不让巴解组织全面参与旨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动行动，就别指望这个地区的事态产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紧要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演变。

迫使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散居它乡不会使扼杀他们的合法愿望的行为具有半点合法性，同样，以色列政府的恐怖政策和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也不会使国际社会放弃它的职责，在一切地方、一切情况下都要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和平与正义。

除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之外，伊朗和伊拉克尽管经多次调解，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这也仍然是这个本已富有爆炸性的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深为关切的问题。这场有数以千计受害者的战争正严重破坏冲突双方的经济，因而使商业蒙受相当的损失。

卢旺达代表团赞扬一切怀有善意，不遗余力谋求解决这场兄弟相残的冲突的人们。

国际社会向这两个不结盟而又同样信奉伊斯兰的国家发出呼吁，敦促它们再度寻求和睦与合作的道路，改弦易辙，放弃酿成仇恨与毁灭的捷径，从而赢取促进和平、谅解和相互提携的美名。卢旺达希望它们不要再对国际社会的呼吁置若罔闻。

在中亚，阿富汗危机依然存在，并极其清楚地表明东西方缓和关系脆弱不稳。阿富汗事件实际上已使缓和政策产生深刻的裂痕，波兰危机后，裂痕加深；阿富汗事件同时加深了相互之间每当涉及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的斗争时往往产生的疑窦。

卢旺达认为必须建立并发展一种较为平静的气氛，以便各国进一步致力于发展。同时，卢旺达还认为增进缓和的努力不能把第三世界、尤其不能把非洲排除在外，否则缓和就有缺乏实效的危险。

在印度支那，由于外界干涉，兄弟之间为争夺权力而仍在互相厮杀不已的斗争使柬埔寨陷于四分五裂。

卢旺达政府认为，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应该足以制止这类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和军备竞赛并驾齐驱，是国际社会需要的安全与和平的阻碍。

关于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卢旺达支持与此直接有关的各国人民拥有谋求重新统一他们国家的方式方法的权利，他们应该在不受任何干涉或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和平地行使这个权利。

正是有鉴于此，卢旺达共和国仍然坚定认为，除非一切外国军队都从朝鲜撤出，朝鲜民族就不可能重新统一。

卢旺达政府还认为，两个德国目前的关系体现了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的缓和和精神。两国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分裂的影响，逐步创造一种能够容纳自愿和平地重新统一德国民族的主张的政治气氛。

我们为局势紧张地区的增加感到关切，各种冲突仍然存在，但这不应使我们忘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危险在于肆无忌惮的军备竞赛，它使世界发生惨绝人寰的浩劫的危险日益增加。

对大会说来极为重要的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充分表明，第一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规定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

各国人民和平、进步与正义的时代因大规模的毁灭手段不断增加并得到惊人的改进而迟迟不能降临。这方面的研究方案和军事发展令人不安，因为正在与日俱增地调动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提高毁灭人类的技术，从而增加了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危险。

卢旺达政府再次郑重呼吁把这种可怕的科学技术潜力和可以用来开发这种潜力的财力与人力用于和平的目的，特别是用于缩小富国和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国际社会能应对付我们这个世纪的巨大挑战，即裁军与发展的紧密关系问题吗？

这就是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尤其是所有发达国家、其中特别是大国，不抱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也不采取规避推诿的态度，而是首先抱定促进各国人民间和睦、团结和相互提携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谋求解决我们时代的各种问题时应持的观点。

这就是我想在这里代表卢旺达政府和人民提出的希望，确信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工作必将取得符合联合国，这个对整个国际社会负有责任，必须力争取得将巩固和提高其威信的成果的组织所期望的成果。

卡方多先生（上沃尔特）（法语发言）：值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举行之际，国际生活正处于特别关键的时刻。其主要特点是面临下面一系列的严重危机：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治危机、失掉控制的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布雷顿森林制度制定以来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结构危机和国际制度的危机。

于是我们看到，联合国尽管巍然庄严，声誉很高，但其确保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受到尊重的工作都十分艰巨困难。我们看到联合国在处理中东发生的悲剧时，显得无能为力。

联合国在履行其职责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肯定地感到它的决定会无济于事：它目睹自己的决议被某些会员国所践踏，而这些会员国由于具有谈判能力，本来是有责任来主持正义、维护公理的。

为了突出主持本届大会这一任务多么艰巨繁重，对世界形势作这么一番初步的估计是有必要的。因为通过我们的审议和决定，也许可能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心，恢复对那些从未对联合国的号召丧失信念的人的信心。因此，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霍拉伊先生的当选，同时衷心祝愿他的工作顺利成功。我国是与他共事的大会副主席，因此他尽可放心，我国十分愿意向他尽量提供支持和协助。

我还要衷心祝愿秘书长在其任期内一切顺利。他任职的第一年正值多事之秋，但他都能从容应付，这充分证明他具有领导联合国的技巧和能力。此外，他向我们提出的报告其中的意见和指导方针清楚明了，上沃尔特对此完全支持。

去年，在回顾世界形势的时候，我曾谈到一种势头，也曾谈到不应使之破灭的种种希望。今天，我们的世界百孔千疮，令人常常感到绝望无助。尽管如此，去年的那些希望，今天又在人们心中重新燃烧起来。

首先在中东，尽管大会举行了四届特别会议，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好几次会议，不结盟国家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国际社会也发出了多次呼吁，以色列却仍然相信战争，不相信对话。旨在达成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的一切努力，都碰到以色

(上沃尔特)

列树起的死亡和狂妄好战的墙壁而撞得粉碎。侵略成性的以色列主张自己的权利，捍卫这些权利，同时却践踏别人的权利。

黎巴嫩的悲剧足以证明，旧金山会议之后三十七年的今天，竟然还有国家可以打着解放者的幌子入侵他国而逍遥法外。在经过了阿富汗、柬埔寨和黎巴嫩的事件之后，有谁还敢奢谈什么国际道义？在我们这些没有双重标准的国家看来，这些侵略行为都同样应该受到严厉斥责。

于是我们看到，犹太国对阿拉伯土地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现在进而干涉黎巴嫩的事务。在这方面，我们谴责既成事实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因，我国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要求成立并维持一支多国部队，其主要任务在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巩固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夏蒂拉和萨布拉的大屠杀，决不能抹煞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以色列最应该懂得这一点。以色列应懂得，在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斗争中，万事万物往往都遵循人尽皆知的有机物再生的生物现象发展。换句话说，为自由和正义而牺牲的巴勒斯坦人，将从他们的骨灰中复活。在这种情况下，胜利又是属于谁的呢？不管最终找到什么解决办法，也不管采取了什么手段，中东的悲剧决不是武力可以解决得了的。只有有关各方进行坦率真诚的谈判，才能使争端获得公平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必须以联合国的有关决定为基础，并以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双方承认彼此享有生存权这一点为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非斯会议制定的阿拉伯和平计划，是一个方向正确的倡议行动。

以色列必须领会这个计划所含的真知灼见和所作的牺牲，从而采取相应行动，放弃它以武力占领的一切领土，并通过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开始对话。任何一方推行支配或报复的政策，都将是此路不通的政策，都会为这一地区带来灾难；而这一地区却迫切需要和平，以便重新团结起来，集中其庞大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东地区又是另一场冲突的场所。在这场冲突中，伊拉克和伊朗因地缘战略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已彼此缠斗了两年。上沃尔特对这场对抗的规模日益感到关切，



因为如不早日得到体面解决，就可能引起外国干预，危害国际安全。我们呼吁这两个不结盟国家遵循不结盟运动基于和平共处的各项理想，结束这场使我们大家都蒙受打击的自相残杀的战争。

非洲和亚洲也是紧张局势的温床，对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到悲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同某些国家相互勾结，对那些为恢复做个自由人的尊严而斗争的自由战士进行追捕杀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顶着这股逆流，再接再厉进行正义的英勇斗争，争取南非彻底解放，争取使纳米比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种族隔离制度的盲目敌视非洲的各项目标，使前线国家屡次被侵，人民遭受苦难，物货受到损失，而那些反对对南非政权实施任何制裁的国家，却对此只作了口头谴责而已。然而，如要迫使南非当局能够通情达理一些，就必须实施这些制裁。要铲除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制裁是决不可少的，因为时至二十世纪末期，这种制度竟然还敢于把法西斯政权奉为至宝的种族优越论用来指导大政方针。我们本着正义和尊严，愿重申支持前线国家，因为它们的决心和毅力为整个非洲争了光。我们本着正义和自由，要求联系小组的成员尽力发挥他们说服和谈判的技巧，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领会到纳米比亚的独立是大势所趋，必然要实现的。

对于乍得境内的形势，每个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它们的立场也往往是相互矛盾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令人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做到了自我克制，并求助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使它第一次有了在一个遭受内战的国家中维持和平的经验。非统组织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在乍得作出了有益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试问有谁还敢怀疑非统组织的效用和重要性呢？因此，非统组织内由于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而存在的种种分歧，并不一定会使它消失的。与此相反，促成非统组织成立的那种热情和信念决不应该减退，而让争议和逐出组织大行其道。

谈到西撒哈拉问题，我国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其基础是我国愿意为非洲统一而真诚努力，愿意尊重法律准则，因为没有法律准则，只是人为的统一。我们上沃尔特人惯于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因为上沃尔特不属于任何国外的派别；它自成一派。

这就是我们非洲统一理想的基础，也是我们对西撒哈拉问题立场的基础。西撒哈拉问题的解决，不认识以下种种现实是决办不到的。西撒哈拉问题纯粹是一个非洲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将它提交阿拉伯国家联盟。这一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必须首先以联合国原有的原则为基础；第十九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必须按计划进行的利波里举行。

消除误解，不要过分敏感，必须紧密团结。不论什么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免不了在这个或那个时候会碰到困难，需要克服。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统一。这是绝对需要的。因为一个内部乱成一团的非洲是经不起霸权主义阴谋从中捣乱的。

谈到亚洲，我们对外国赤裸裸地干涉阿富汗和柬埔寨也深表遗憾。对于这两个国家，正如对于不干涉原则遭到破坏的其他任何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一原则能得到尊重。

朝鲜问题向来是我国关心的问题。我国要求并努力使朝鲜双方实现和解与统一。上沃尔特促请它们通过谈判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不结盟运动现在是一种把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组织。它必需使其基本的不结盟原则完整无损。

人们竟然越来越看不到，不结盟运动日益有其必要性，不结盟运动日益符合我们的各种基本利益，同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如得不到严格尊重，如果我们为霸权国家所控制，我们就会成为它们旨在满足其本身战略利益的棋赛中一个听由摆布的棋子。我们的理想是要摆脱这种可悲的命运，我们的行动也决不可再使我们注定落到这样的结局。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国际社会的平衡和正义。我们还必须热情地工作，来建立一个以真正集体安全为基础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当各国都寄予很大希望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失败告终时，我们只能感到失望和沮丧。该届会议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核国家没

有诚意，它们一再提出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企图把裁军视为禁区，不让别人染指。即使它们的核武库使自己感到理直气壮，但和平毕竟是大家的事，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尽管这些结果令人失望，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在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继续动员世界舆论，支持和平。

世界经济的前景使我国深为关切。目前的危机具有多重性质，所以任何国家，不管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也不管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可以幸免。到处都可以听到通货膨胀和失业敲起的警钟。与1930年代危机相似的危机因素现在又出现了，某些经济大国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以为这就足以克服危机，而实际上却立即产生了扰乱国际经济贸易的作用。从长期来看，恐怕这些措施本身还会引起贻祸无穷的社会和政治大动乱。

目前形势的另一个特点也同样使我国感到不安，这就是旨在促进国际合作的人道主义运动日益显得有气无力了。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曾经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若干机构，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要举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1982年，它参与国际发展领域活动的的能力已赶不上十年前了。对于受它援助之益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将十分肯定地会使许多项目被取消，从而显然会造成经济和社会影响。

不幸的是，我国与其他会员国同样感到关切的，不只限于开发计划署而已：恐怕还扩大到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等专门组织。当年促成设立这些机构的兴趣近年来似乎已在减退；饥寒交迫、遭受种种横逆打击的千百万人，他们的苦难、贫穷和匮乏似乎已不再能唤起善良人们的良心了。

因此，这场使最繁荣、最强大的经济的增长陷于瘫痪状态的世界性经济衰退，

无论我们称之为通货膨胀，还是称之为能源危机或贸易条件恶化，竟会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努力，是不足为奇的。在非洲，特别是在撒哈拉国家，这些横逆打击加上天灾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真要把人逼成精神病了。

到本届大会结束时，我们预料还会有更多的非洲国家会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这将使我们大陆上属于这一类国家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二。

这些数字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证明了，尽管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在奋发图强，尽管制定了《拉格斯行动计划》和国际社会作出努力帮助我们大陆摆脱长期不发达的状态，但其结果却未能满足我们各国人民的期望。老实说，这些结果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消极的。

人们常说，他们讨厌比来比去。上沃尔特并不想把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形势与战后欧洲的形势作一比较而找出其相同之处，但我国确信，只有按照《马歇尔计划》的办法大规模援助这些国家，才有助于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显然，这种计划的成败，取决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政治意愿。我们认为，大国应该扭转军备竞赛，把腾出来的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平用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沃尔特特别重视恢复南北对话并重新举行经济发展方面的全球谈判。因此，我们向富国，特别是向它们的政治意愿呼吁，请它们认清人类的利益和人类的存亡绝继远比私利重要得多，需要迅速恢复这些谈判，并且必须作为指导这些谈判的思想的基础。

上沃尔特是个内陆国家，地理条件不利，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它十分满意地欢迎1982年4月30日通过的《海洋法公约》。我们认为，果断地通过这一文书，是国际社会在寻求自身特性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朝向国家间经济关系取得比较公正持久平衡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果需要例证的话，难道这不就是证明对话价值的一个例证吗？

我要代表我国借此机会呼吁因种种不同原因而未能通过新的多边《海洋法公约》

的那些国家重新检查它们的立场。

对于具有这样大意义的公约如能达成一致意见，则我们就能在通向和平与缓和的道路上树起另一块里程碑。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重申我国对联合国及其为谋求人类福利而开创和平与进步的纪元的崇高使命，具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上沃尔特一直密切地注视这一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不论是国际社会日益关切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或者是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很明确地知道要达成一些既定的目标以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友爱，更加人道。

联合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秘书长提出的各项重新振作的建议，根据《宪章》的原则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世界各国必须尽力支持联合国，以使它能够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完成其使命：保卫和平与正义。

除了目前困扰国际生活的种种困难以外，除了支配国家间关系的国家私利、紧张局势和冲突之外，还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地球上自有生命以来，人类从未象现在这样受到这么大的威胁，象现在这样心神不安；和平从未象现在这样朝不保夕，世界也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到痛苦不堪，困惑不已，不但对目前感到困惑，也对未来感到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线生机，就在于调动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这个地球上的世界更加正义、更加公平。

贝耶先生(马里)：一年前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总统曾在这个讲台上断言：

“我们各国人民希望生活在享有尊严和精神、道德及物质安定的环境中，但这一希望因此变得日益渺茫了。”(A/36/PV.23 英文本 P. 8-10)。

过去一年的情况证实这句话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刻地反省。事实上，1982年在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武力盛行。政治、经济与军事危机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基础使得国际社会为之震撼。

过去的一年更甚于往年，似乎成了幻灭的一年。对于决定世界均势至为重要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本来是有把握的，但是由于好战行为和至死不变的顽固态度再度出现，这些解决方法也行不通了。

因此，世界人民的眼睛都特别注视着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因为他们合乎情理地希望我们对世界的稳定、安全、及其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进步提出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霍拉伊先生是位具有长期丰富经验的职业外交家，因为在他的一生事业中，有一部份是用来在本组织内捍卫宪章的基本原则，因而马里共和国做为他的国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朋友，对他受之无愧当选大会主席寄予很大希望。我们相信这一定会有助于我们共同采取更加有内容的行动维护和平，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当然我也无法掩藏我国代表团对霍拉伊先生的杰出前任基塔尼先生那样娴熟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工作所感到的自豪。他来自我们的友好国家伊拉克，这位第三世界的优秀儿子面对国际关系中多次动荡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我要再次表示马里共和国政府对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最良好的祝愿，重申我国政府完全愿与他诚心合作。他象很多把自己的才智和政治勇气贡献给和平事业的人士一样，担负着决心防止世界两极分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 and 希望。在他给大会的报告及其讲话中用激动人心的语言阐述了他争取公正和平等与加强必不可少的世界和平工具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这一斗争的意义。

联合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施展魔法解决国际问题。但是，尽管存在着某些消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虽然还存在一些消极的因素，我们还是在不断赢得胜利，这反映出我们对宪章的理想、目标与原则矢志不渝，决心使我们日愈更加认识到自己所负的国际义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联合国一向特别重视提高自己争取实现普遍性原则。新的力量参加进来，增强了它的行动，并给它的各种机构增加了新的活力。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美德往往驱散了乌云。这些乌云伴随着道道预示着致命雷霆的闪电阴沉地遮压着国际关系的无际。在有协议无法达成的地方，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因此，联合国完全有理由对它为民族解放斗争所做的贡献感到高兴。它可以因为为低收入国家制定了国际发展战略十年而感到自豪。它还可因为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创造了希望感到自豪。它还应感到自豪的是提高了人们对军备竞赛危险——，尤其是原子武器危险的认识，而且通过强调赞美和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将个人置于其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核心。

因此，尽管国际局势的特点往往是陷井林立、充满严重的挫折和动荡，我们过去的每届会议都曾努力对捍卫和维护和平尽了一份责任。目前大家普遍感到虽然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各种国际问题，但是对话确实使我们能够履行涉及我们基本利益的国际义务。不过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没有实施的地方。事实上，秘书长本人在其卓越的年度报告中就指出：

“过去一年来，国际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令人惊恐不已。若干基本国际问题也陷于僵持不决的局面”。(A/37/1, 英文本 P. 2) 因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是在可怕而令人痛苦的真空气氛中开幕的。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久前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尽管会集了很多杰出人士，但到收场中甚至都没有反映众人对它寄以的希望。更糟糕的是在会议进行期间，贝鲁特就受到以色列炸弹的轰击，变为一片瓦砾；所谓的新式常规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战场用作武器的试验场。

《海洋法公约》虽已通过，但执行起来可能障碍重重。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南北对话碰上民族利己主义只有搁浅。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非法政权加强了自己的联盟，加紧镇压南非爱国志士，更加倍的残忍和流血事件破坏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组织一些会员国忠信武力，一意孤行地想粉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意志。 联合国本届会议将不会接纳一个仍在统治下的国家加入成为会员国，而本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所承担的任务事实上是非常繁重的。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召开之际正是巴勒斯坦人民有史以来所经受的最为不幸的时刻。 犹太复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发泄了无比的仇恨。 对贝鲁特的包围和入侵、有计划地破坏巴勒斯坦难民营、医院和学校，而且最重要的是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使黎巴嫩的战争成为一场种族灭绝战争。 构成对人类的犯罪。 对黎巴嫩的公然入侵是对本组织的一名会员国的主权与完整发动的一场预谋的战争。 这场战争中犯下的恐怖行为至今使人愕然。 但是世界上没有忘记这一事件的人们，包括以色列本国的人民，都在大声疾呼地谴责反对这种屠杀整个民族的行动重演。

黎巴嫩发生的情况使我们感到不安和震惊，因为纵容犯罪行为未过于无动于衷，那些冷眼旁观的人抱有一种危险的错觉，认为只是邻人的房子着火，与己无关，因而可以对任何罪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在国际关系中不闻不问就是最重的同谋罪，因为这种态度使得罪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黎巴嫩的入侵正是由于对以色列的行动没有惩办而造成的，因而它继续每天无视国际社会，好象1981年6月它对伊拉克人民臭名昭著的入侵走得还不够远，好象它猖狂地吞并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只是小事一桩。 今天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成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特有的盲目暴力政策的无辜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为了和平事业应该从《宪章》第七章中受到启发，找到依据，采取行动诱导以色列政府尊重国际法的基本规则。我们现在应该清醒了，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一样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产生紧张局势的根源，两者都会将人类再次投入大灾大难。因此，让我们一致行动保证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

中东危机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只有按照马里国家元首一年前在这个讲台上提出的解决方式来解决。当时马里国家元首欢迎当时的“法赫德计划”，主张(一) 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二) 承认和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行使民族权利。

这些建议在不结盟运动最近举行的部长级非常会议上再次得到重申。接受这些建议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以色列的朋友，有些是热烈支持的朋友，也接受了这些建议。这些建议是不久前提出的阿拉伯非斯计划的核心，马里政府支持非斯计划。

以色列粗暴地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丝毫不令人奇怪。这种一贯的顽固态度是犹太复国主义无法无天和狂妄逻辑的一部分。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一如既往庄严宣布坚持这些实事求是的建议。但以色列却反对任何有可能结束中东的屠杀，使该地区各国人民能够安全、体面和有尊严地生活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巴勒斯坦战士虽然离开了贝鲁特，但是他们的前途并非就此埋葬了。他们是抱着争取民族地位的坚强决心撤离贝鲁特的。

巴勒斯坦局势的影响曾有四次几乎导致人类的毁灭。鉴于这种危险仍然存在，而且更严重的冲突即将爆发，因而大会有关召开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决议值得注意，应视其为履行我们恢复中东和平迫切义务以及最终使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的极为宝贵的建议。

自由权是宪章所承认的各国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之一，并已被编纂成为法典，特别是载入《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南非象以色列一样不理解这些具有国际

意义的原则，因为它已定为政府体制的种族隔离制度否定了人的基本生存权。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制度正在破坏着国际关系的和谐。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宣布一九八二年为动员起来制裁南非国际年。自那以后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此提出的建议又在无端监禁尼尔逊·曼德拉二十周年之际增添了新的意义。以往的伟人用勇敢和行动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尼尔逊·曼德拉对自由的见解与这样伟人是一样的。

在联合国的活动中禁止种族隔离制度对于真心捍卫人的基本权利与和平的人们来讲只能起到很可怜的安慰作用。宪章第七章是孤立和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丰富源泉。

正是这种制度使得纳米比亚问题不能得到公正与和平的解决。联合国由于合法地承担了治理该领土的托管责任，就有义务协助纳米比亚人民重新获得其家园。根据这一义务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有两种：(一) 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因为该组织来自人民，因为它是唯一为了争取其家园的尊严而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组织；(二) 本国际组织通过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建议和决定，包括得到一致通过的安理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其中载有解决这一危机的计划。\*

比勒陀利亚与联合国和西方王国分别就执行该计划的方法进行了长期和耐心的谈判。因此对于履行我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但是比勒陀利亚仍然冥顽不化，根本不理解和平的条件。每次纳米比亚取得独立出现一线希望，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便接二连三地背信弃约，将这一线希望扑灭掉，有时是胡乱指责联合国不公正，有时是强调安哥拉驻有古巴军队。

我们的责任是坚决正确执行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这些决议仅与纳米比亚的独立有关，执行这些决议不可能影响或者牵连到南非的邻国在南非的军事入侵情况

---

\* 副主席理查逊(牙买加)主持会议。

下为了行使主权、保证其人民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

马里人民和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荒唐的阴谋，它只不过是為了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一个荒谬的大杂烩。 马里认为古巴军队的存在完全是安哥拉的主权问题，这不能成为南非与正在战斗的英勇的西南非民组战士之间进行谈判的内容。

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立场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基础上的。 假使正如可以料想得的南非为此而感到气愤的话，那就更加证明这一立场是正确的。

纳米比亚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才有权选择和执行适当的政治方案，指导他们履行他们的民族义务。 任何企图利用纳米比亚的独立达到其它目的，都只会造成保护外国利益的结果。

马里共和国政府希望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一个领土完整无缺的独立的纳米比亚将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其应有的位置。 鉴于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为了捍卫联合国的理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们的独立将是当之无愧的。

马里共和国政府正是为了公正、平等与和平这些理想，才致力于谋求和平解决撒哈拉人民的前途问题。 我们已几次在此阐明和分析非洲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马里国家元首提出的很多倡议，以便圆满解决这一由于在兄弟之间进行因而令人痛心的冲突。 西撒哈拉问题是由于非殖民化进行的不彻底而造成的，要解决它只有让撒哈拉人民自己选择，也就是说实现真正的、不可避免的自决。

非洲根据其传统的智慧在喀土穆举行的非统组织第十六届首脑会议上已确认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但是一直到内罗毕第十八届首脑会议冲突各方才达成一致协议，就普遍的、自由的和正常的自决举行公民投票。

至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冲突本身所固有的真正危险已经消除，因为由于非洲的警觉性和坚定性冲突的主要当事人最终走上了明智与实事求是的道路。 但是如果谁有这样想法，那就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历史的险恶。

如果在的黎波里举行的最近一次非洲会议也带有撒哈拉方式的印记，那么令人宽慰的是非洲再一次证明它具有传统的智慧。

马里感到荣幸的是，在我们耐心地寻求解决这一微妙问题的各种努力中都时时受益于非洲的信任，我们将继续努力使我们的大陆象在争取独立抵抗外侮的英勇时代一样，团结起来彻底消除殖民主义体制的不良影响和一切残遗。这一崇高使命必然是非洲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非统组织今天仍然首先是一个反殖斗争的象征。我们组织目前的危机将会得到解决。不朽的非洲将从其古老的价值观念吸取必要的力量，使我们的统一组织继续不断谋求非洲各国人民的幸福、进步和团结。

要想和平生活就必须建立和加强合作和容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选择。这就意味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睦邻关系。联合国承认的睦邻政策无疑是利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给各国带来的巨大潜力的最有力因素之一。

马里地处互相补益的几种文明的交界处，是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发源地，因而马里把睦邻关系当作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它愿意以真诚、容忍和尊重各国生存的基本原则的这一态度与邻国交往。马里时刻欢迎对话，进行建设性的会谈，使人民围绕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团结起来。

积极的睦邻政策还意味着在面对暂时困难的兄弟人民间互相主动声援。因此，我国不断在非洲大家庭中努力维持乍得的民族团结的领土完整。只有不干涉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没有理由乍得目前存在危机就把它置于托管地位。

另外，正是根据我刚刚讲到的原则，我们呼吁非洲之角、柬埔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塞浦路斯的兄弟们体面地停止冲突，因为这些冲突只能使他们更容易成为统治势力的口中之食，使解放斗争的果实变得越加苦涩，并危险地削弱第三世界为了恢复其人力和自然资源而决定建立的阵线。

在朝鲜，我们看不到公正地纠正上次世界战争错误之一的任何希望。那场战争在一个国家内武断地划出了人为的边界，而全体人民都渴望祖国的统一。我们希望兄弟之间的对话和有成效的合作将会取得成果，以便朝鲜大家庭在十点统一方案的基础上团聚一起。这十点统一方案令人感到无限鼓舞。

大家都可以理解，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人回想到对于大恐怖的公元一〇〇〇年的情况。

今天产生于解放斗争的冲突规模惊人。兄弟之间互相拼杀。单方面强加苛刻条件的政策重新出现。通过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强行解决国际争端再次普遍盛行起来。

本组织的宪章是在一次可怕战争的废墟上设想和制定出来的，因此它的目的是在世界上开创一个调和感情与理智的时代。但是不幸的是竞争精神依然存在。尽管各种估计数字都说明现有的核武器就足以销毁我们这个星球若干次，但是核试验仍在继续进行。

对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达不成任何协议，因为限制军备谈判中提出的论点往往将因果倒置。最基本的想法可概括为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想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因而，人民从未停止备战，而且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军备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只有消除使用武力的威胁才可望维持这种稳定。

第二种想法是，不首先造成国际信任的气候，就不可能实现裁军。在这里，裁军谈判的条件又颠倒了。信任是分散的，必须使它通过一项共同协议的棱镜才能集中起来。在此问题上，阻碍裁军谈判的绊脚石仍是力量均衡问题。空谈又一次超过真正的谈判意志。由于在谈判中信任不占上风，而且储存和改进核武器似乎是防止大规模冲突的唯一保障，因而力量均衡赖以存在的基础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军备竞赛必然导致战争。只有促成通过《海洋法公约》和两个国际发展战略的那种政治决心才可能使裁军谈判取得成果。

不幸的是，第三十六届会议开始谈判期间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政治意志。但是，所追求的目标又是近在咫尺。众人都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我们时代的要求。经过长期耐心的谈判已清除了一些障碍。促使会谈取得进展的协商一致意见未能在会谈的最后阶段保持下来，尽管这些会谈只涉及程序问题。

在会谈的最后阶段南北对话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有一个国家集团只考虑它的国民经济状况，因而阻碍会谈的进展，而会谈最初的目的正是要对共同的问题寻求一致的解决。对这些问题可以重新安排谈判程序，可以让位于一些一时的考虑，但是这些问题的规模和普遍性可能变得更加明确。它们之所以是共同问题，是因为它们关系到国家的互相依存，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法，否则世界经济形势只会进一步恶化。

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形势即可看到，一方面贸易关系更为显著恶化，另一方面出现了以自私与孤立的国家政策来解决危机的趋势。我在联合国年度报告《世界经济概览》中是这样概括其痛苦的看法：

1981年世界经济的扩充显著减退。发展中国家的减退特别剧烈，其中大部分国家的人平均收入都显著下降(E/1982/46, ST/ESA/124, 英文本P. 1)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一直在急剧地下降。贸易条件进一步

恶化；外贸收益不够保证偿还债务，而另一方面官方发展援助越来越少，并且附带条件越来越多。自从受人欢迎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以来——我们要赞扬开发署的工作和成绩——，它的资源第一次削减了。渥太华、坎昆和凡尔赛最高级会议以及有关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巴黎会议曾经带来许多希望，但很快就消失了。立即发动全球谈判不可否认是被视为完全必要的，但虽然信誓旦旦，却没有任何音信。

但是工业化国家本身的根基也开始受到陈旧的世界经济秩序混乱状况的影响，而在此之前它们认为它们是不会受到其影响的。事实上国际货币制度即将从内部爆炸。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无力偿付北方无数债务的利息，目前这些债务已达五千亿美元。尽管这些国家每年向北方转交五百亿美元偿还债务，尽管南方从北方每年只获得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但北方的银行仍然面临倒闭的威胁。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尽管令人不安，但它再一次突出说明世界经济互相依存的程度。

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世界均势和维护国际安全都决定于能否改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仍然生活在极为困苦中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对于数百万每天平均收入不到一美元的人来讲，他们不难理解到每天有相当于这一收入四百倍的资源投入生产种种装备，用来剥夺他们希望赖以生存的可怜的好处。他们每天都在考虑怎样才能得到一小块面包，我们该如何向他们解释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费用可以买15,000吨小麦，一架轰炸机的价格可以建三十所学校或十五家医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世上有八亿人是文盲而另一方面却把无法想象的数目的资源用于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对此他们怎能理解呢？

萨赫勒地区旱灾无情，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认为世界文明这一危险演变是惊人的。当然国际社会已决定动员起来恢复萨赫勒地区的活力。因此，我们高兴地再次对援助我们执行一些项目的国家、国家集团、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表示感谢。但目前沙漠仍在发展。萨赫勒地区存在的旱情已不能归咎为一时的气候现象。它已成为一种严重而且日益蔓延的恶魔，但征服它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旱情的长期性及其严重性，我们就会发现世界生态令人不安的演变。但人类看到闪电而赶忙躲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为了自己的繁荣发展而运用其创造力来维持健康良好的环境，在这场斗争中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不幸的是，数千名专家，甚至包括最有才华的专家，却将他们的才智装在改进注定要毁灭人类的战争机器上。

如果我们要想维护和平，那么这十年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世界经济，给予它新的活力。

马里共和国决心积极参加恢复世界经济的共同努力，因而我们所选定的发展途径既符合我国人民的道德，又符合现代国际社会的要求。我们认为建立独立而有计划的国民经济是解决我国人民关心的各项问题的适当途径。由于我们已经作出这一选择，我们现在正努力调整我们的经济政策，使之适合我国人民的最高愿望。

我们也如我们的邻国一样认为，耐心地组建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撒哈拉国家会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区域集团和次区域集团是唯一能对执行《拉各斯计划》产生巨大和决定作用的途径。《拉各斯计划》是一九八〇年非统组织一次专门彻底讨论非洲大陆关心的经济问题的重要特别会议制定的。这一有历史意义计划的指导方针是非洲人在严重经济危机中求得生存的唯一途径。

“我们要与本大会一起恢复我们人民对自己创造力的信心。我们要与本大会一起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A/36/PV. 23, 英文本 P. 33-35)。  
这些话是穆萨·特拉奥雷总统一年前就在这个大厅里讲的话。

我们今天再次重申，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各国一起共同建设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人类天赋相称的新世界，使我们普遍的文明得以繁荣。

马里共和国愿为和平、公正和平等而奋斗的立场是不变的，因为我们的理想和希望与其他国家的理想与愿望是相同的。



只要各国人民不得不用武器保卫他们生存的权利和尊严，这些理想就会存在。只要种族主义及其最丑恶的表现形式——种族隔离仍然是一种政府制度，这些理想就会存在。

只要核威胁的存在使世人心惊胆颤，这个世界就不是自由世界，甚至连和平世界都谈不上。

那些由于无人照顾而病倒的人，那些由于饥饿而难以忍受的人会突然推翻摇摇欲坠的秩序，它之所以摇摇欲坠是因为它已经过时了。

过去的一年充满威胁。因此，我们与大会其它会员国一起在此聚会，为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清理地基。

如果我们不能采用具体、切实和实事求是的行动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人类唯一生存理由的那些问题：即在日益扩大的自由的基础上，不仅自己与其同类和睦相处，不为未来的苦难和冲突而担惊受怕，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有负于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

贾邦先生（冈比亚）（英语发言）：我代表冈比亚政府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热烈祝贺霍拉伊先生就任本届大会主席之高职。他那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杰出的业务成绩使他具备了优良的条件来主持本届大会的事务，我国代表团确信他有能力领导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讨论走向圆满成功和获得实际收获。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赞扬他的杰出的前任兄弟的伊拉克共和国的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阁下，他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履行了第三十六届会议赋予他的重任。

我还要祝贺联合国的第五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就此重任，并且欢迎他以这一新的身份参加大会首次常会。近几个月来，危机接二连三，不断地困扰着国际社会，秘书长不倦地为促进联合国致力于的和平事业贡献了力量。

尽管有这种正式的奉献和《联合国宪章》的全体签字国都庄严保证遵守的神圣原则，过去一年来国际政治局势的演变表明，和平事业还没有成为集体头脑中的至高无上的事业。相反，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并且已经扩散，而且在太多的场合下都已爆发成武装冲突。因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是在危机尖锐而蔓延的时刻开始其重要工作的，这个时刻令人不祥地联想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全球大变动前夕的那段黑暗时代，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就是从那个废墟上涌现出来的。

国际社会面临的危机状况集中体现在继续笼罩着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顽固无视国际舆论。种族隔离政策被正义地谴责为对人类的犯罪，但是南非已通过这个政策将种族歧视以历史上空前的规模予以制度化。在这一可憎的制度之下，两千万左右的非白人例行地和有系统地甚至连人类最基本的自由也被剥夺。

近几年来，南非当局企图使国际社会相信，尽管大量证据说明情况正相反，他们是愿意而且也能够进行逐步但却具有意义的改革的。然而，正如围绕着设立甚至黑人居民连代表都没有的总统咨询委员会的问题上大吹大擂的宣传所揭示的，野兽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没有关于和平改变的任何宪法规定而迫使被压迫的黑人居民起而诉诸武装斗争。在此我愿重申，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声援这块遭受苦难的土地上的非洲居民，声援他们为获得我们认为不可剥夺的这些权利而进行的合法斗争。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特别赞扬并明确地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所进行的争取自由公正和人类尊严的正义英勇斗争。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面临着的另一个严重挑战在纳米比亚。这块领土最初是根据一九一九年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书交南非托管的。这一委任统治已于一九六六年正式撤销，但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这一撤销，单方面作出决定，将其管辖权和管理权延及此领土，并且与外国经济势力勾结一起继续开采那里的广大矿物资源，据为己用。与此同时，它将纳米比亚变成为一个前沿基地，对该地区的独立非洲国家一再进行侵略。

国际社会内部尽管有着明确的协商一致的意见，联合国主管当局——安全理事会却一直未能采用该组织《宪章》第七章阐明的适当措施。可以预言，这种放纵的作法，不但远不能鼓励南非遵守国际准则，而且会进一步怂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其结果是，这个地区的独立国家，从相邻的安哥拉到遥远的塞舌尔群岛都成了种族主义政权永久性攻击的对象，而且每天都遭受南非的颠覆、渗透和公开入侵之害。

一九七八年三月，纳米比亚人民显示出堪予赞扬的政治家风度与和解精神，通过他们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意了西方联系小组制订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随后为南非所接受，并由安全理事会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通过。然而，自那以后，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不但如此，南非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拖延自它非法占领的这块领土上撤出。其中最近的一个手法就是现在的企图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某些外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作法。

南非继续不让步的作法是对联合国权威的直接有意的冒犯，并且进一步损害我们这个组织的信用。对现有谈判范围的任何修改都会严重损害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在这方面，冈比亚政府的立场仍然是，第435(1978)号决议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和不可改变的基础。

唯一与南部非洲的局势可以相比的是中东的严重局势，那里现在已升级到紧要关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在这里，联合国同样也面临着一个重大并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国际社会在大会的历次决议中尽管已明确表达了它的意志，承认和重申巴勒斯坦儿女有获得自决和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至今在实现这些基本的自由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巴勒斯坦居民仍不断受到有系统的镇压，以最和平方式进行的抗议也遭到残暴的武力对待。这个连学龄儿童和老年人都无一幸免的镇压运动在今年三月已象瘟疫般地全面铺展开来。

今年六月，国际社会愤怒至极地目睹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这是看上去永无止境的以色列长篇侵略史记中最近的一个事件。我国政府重申其谴责这一罪恶的入侵，它不仅违反了《宪章》和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成为文明世界良心上的一个大污点。

入侵军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接连通过的要求以色列撤至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的决议，继续无情地挺进黎巴嫩。以色列的血腥进军最后导致对首都贝鲁特围困十周，而在此期间平民遭到名副其实的大屠杀。

我愿在这个时候表示，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全力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唯一真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英勇领导下进行的大无畏的斗争。

国际社会对这种杀气腾腾的围困造成的超现实主义的恐怖至今仍感到震惊无比的时候，他们又对最近发生的一千五百多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遭到残酷杀害的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屠杀，义愤填膺，难以置信。冈比亚强烈而明确地谴责这些灭绝种族的暴行，并强烈要求按照专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第 ES - 7/8 号决议，对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组织和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尽管全球都一致认为，用武装力量来解决争端是徒劳无益的，然而战争的阴影继续遮暗了每一个大陆的地平线。大家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理所当然地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是最后证明是个重大的失望。虽然历届的政府领导人和全权代表都一致表示极为了解并关心加速军备竞赛和日益增长的核启示的威胁对人类前途造成的严重危险，但是，经过五周的讨论，大会仍然未能就全面裁军方案达成协议。

这一外交上的失败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这个神圣建筑的范围。它们表明了更为广泛的全球性疾痼。这一现象特别突出的表现是缺乏必要的政治意志来放弃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赞成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确，和平解决争端的既定纲领和程序令人不安地频频遭到忽视，而各国则斥诸蛮横的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

最后导致全面战争，对双方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福克兰群岛的争端就是这一症候的典型例子。根据我们这个组织的《宪章》关于自决和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规定，冈比亚对这一争端的立场是，福克兰群岛的地位应该根据该领土居民自由表示的愿望予以和平地确定下来。

同时，在波斯湾，两个伊斯兰姐妹国家之间的兄弟残杀已进行得太久，造成了大量的牺牲和无法计算的财产损失，更不必提战争本身造成的惊人财政消耗了，据现在的估计已超过了三百亿美元。

我国政府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建立的调解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自一九八〇年起就积极参与提出许多倡议，旨在解决这一非常令人遗憾的争端。不幸的是，这些

勤奋的努力还没有产生成果。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也一再要求停止敌对行动。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冲突各方能够对上星期在第 522 (1982) 号决议中提出的最近一次的呼吁作出积极响应。

在这同一个地区，十万左右的外国军队仍在非法占领着阿富汗，这不但违反了自决和不干涉的基本原则，而且违抗了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世界，明确表达的意志。

阿富汗人民忠于军事抵御外来统治的传统，这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波斯帝国的时代，他们现在仍在投身于英勇斗争，保卫祖国不受新的入侵者的侵犯。然而，敌对行动促使了大批人逃亡，约二百万阿富汗人已逃往邻国巴基斯坦避难，给那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冈比亚一直注视着，并且愿赞扬秘书长处理阿富汗问题的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为阿富汗的局势得到政治解决而进行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审慎地对据说在他最近同有关各方协商时出现的“一整套谅解”表示欢迎。

在东南亚，二十万外国军队长期占领着柬埔寨，继续剥夺高棉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占领军的存在和军事行动迫使高棉人逃往邻近泰国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五万。此外，民族主义的军队和占领军之间不断进行的敌对行动一再越过泰柬边界。鉴于在边境上造成的极为紧张的局势，驻在柬埔寨的外国军队持续不断地侵入泰国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明显地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我国政府同时希望表明支持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建立的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为主席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我们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这一体现高棉各民族主义倾向相互结合而具体形成的结晶，将对重建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重要贡献。

这就是过去一年来国际政治局势所走过的险象丛生的道路。在这一段充满着动摇国际社会根基的长期尖锐危机的昏暗时期，冈比亚一直为促进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谅解与合作而奋斗。

冈比亚和塞内加尔认识到紧密结合我们两国和两个民族的地域种族和文化联系，因此在冈比亚于一九六五年独立后，两国立即签订了联盟条约，据此而建立了一个塞内加尔——冈比亚秘书处来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由两国总统签订的建立塞内冈比亚联邦的协定是两国进行密切而相互有利的合作发展的结果，自冈比亚建国以来，这一直是我们两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我们两个姊妹国家的议会各自批准这一协定的文书已交存联合国秘书长，执行这项协定的部分议定书也已经签字和批准。我们热烈希望，冈比亚和塞内加尔之间双边合作中的这一重大步骤将为其他非洲国家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掀起一个运动，竞相走向一个统一的非洲。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制度造成的不公正情况，所通过的八十年代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不仅将发展中国家引进了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我国代表团认为，它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从结构和制度上的改变来看，它体现了南北相互依存的概念。然而，世界经济继续恶化的惊人速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大的财富差距，以及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迄今取得的极少进展，这一切都足以证明，我们的北方伙伴还需要唤起战略得以实施并获得成功所必须的政治意志。

关于贸易和发展，尽管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范围内在这个领域内获得进展，包括至今还没有充分运用的建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议，和制订规则以管理限制性商业惯例，但发展中国家仍然要与世界性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和少见的衰退以及工业化国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成品的日益升级的保护主义措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斗争。因此，我们一直不断地呼吁发达国家采取较为自由的贸易政策和取消人为的贸易壁垒，以便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可以更多地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第六届贸发会议再次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又一个机会来采取有效行动，一劳永逸地制止这些不平衡的状况，我们热烈希望大家不遗余力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

(冈比亚)

国际货币制度迫切需要重建，使之更加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发展问题，这种迫切需要不仅对南北对话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是发动全球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现在执行的国际货币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革之风”以前在布雷顿森林制订的，它只投合于工业化国家的利益而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还没有独立。因此，尽管没有成功，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要求国际货币机构实行民主化，进行重新设计，以便促进对南北两方都有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这是不足为奇的。

从一些积极方面来看，坎昆首脑会议的确再及时不过了。发展中国家和建议召开会议的布兰特委员会曾寄希望于在坎昆会议上就开始全球谈判回合达成协议，从而打破南北僵局和表示国际社会对解决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各式各样问题承担了责任。遗憾的是，坎昆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再次被打得粉碎，因为有些参加会议的发达国家根本不准备赞同构成全球谈判主题的提案——重建国际货币制度、原料和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

工业化是加速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现在已成定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中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的到本世纪末达到世界工业生产量百分之二十五的目标远未实现，因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只占百分之十二。同样令人失望的是，向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认捐的款项原希望达到五千亿美元的水平，而迄今认捐的只有一千五百亿美元。对基金的捐款这么少，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实际上无法将其方案和活动扩展到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努力的水平。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再次强调了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工业增长速度很慢，并且建议，除了别的以外，加强工业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在有关转让工业技术和交流建立工业基础结构方面获得的经验、有关能源的工业技术和工业发展以及培训管理等方面。关于这一点，工发组织提出的建立一个促进工业发展的国际银行的建议的确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倡议。如果银行建立后，在资金和资源的可靠提供方面得到所需要的支持，它必然会大大地有助于促进第三世界的工业增长。



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方面缺乏热情和政治意志，从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缓慢速度来看，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的发展也同样令人失望。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的捐款只有五千万美元，而不是维也纳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构想的二亿五千万美元。执行维也纳纲领的业务计划和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政府间专家组报告中所载的综合建议至为重要。因此，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应尽一切努力，使关于这些建议和技术转让国际行动守则的谈判得以完成。

能源问题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的重要因素。过去八年来，石油价格大幅度增加，迫切需要采取一项综合性的世界能源政策和推广常规和非常规能源的广泛和多样化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并且希望找到措施来对付持续不断的石油危机和伴之而来的对国际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去年八月在内罗毕召开了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会议通过了《内罗毕行动纲领》，旨在保证从常规和非常规能源中持久地获得能源供应，包括小规模在农村项目、发展当地能源和研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世界银行已经作出估计，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如要发展本国的能源，每年至少需要五百亿美元。在这方面，冈比亚政府欢迎成立提议的世界银行能源分行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发展提供资金，并且相信这一建议将在最近的将来得以实现。我们同样非常重视为动员执行《内罗毕行动纲领》所需数量的资金而建立的政府间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并且期待着这项重要工作获得圆满成功。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题今天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基本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粮食情况简直糟糕透顶，特别是非洲，那里由于萨赫勒持续不断的严重干旱，情况已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由于国际社会没能完成一九八〇年粮食援助公约所确定的每年一千万吨粮食的最低指标，也没能达到用以充实国际紧急粮食储备的五十万吨粮食的最低指标，局势已进一步加剧。大量增加对世界粮食方案捐献的需要从未象现在这样紧迫，国际社会应当作为紧急事务，尽一切努力，不仅要达到粮食援助公约和国际紧急粮食储备规定的指标，而且还应执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世界粮食保障五点行动计划。同样重要的是，要充实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资源，使之能保持，甚至扩大力量，来促进增加粮食生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结构。

国际货币基金关于建立粮食帐户，协助低收入国家纠正因谷类进口而产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决定确实是朝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如此，在使发达国家的大量粮食剩余进行再循环方面，还应进行一致的努力。

供多边业务活动使用的减让性资金的水平下降引起冈比亚政府的严重关注。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到目前为止承担的经费许诺远远低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第三个方案周期所规定的每年平均至少增长百分之十四的自愿捐款的数额。开发计划署署长几天前在大会第二委员会上发言透露，在周期的第一年，计划署没有足够的经费，甚至连它的理事会第80/30号决定中规定的指示性规划数字中的百分之六十也拿不出。的确，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都存在着资金供应的暗淡前景，而且除非发生戏剧性转变，联合国发展系统业务活动方面资金越来越少的前景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简直不堪设想。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自去年在巴黎通过了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之后，在巴黎大量表现出来的诚意和热情却至今没有相应地以坚决承担义务，在提供资金促使早日实施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方面表现出来。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对人类大多数来说，根本没有某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而长期的贫困和悲惨生活日益普遍的世界。对我们这些来自属于世界最贫

穷部门的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情况已坏到无已复加。几乎用不着来提醒国际社会，贫穷问题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让我们采取统一行动，具体实现我们对本组织所作的为人类创造一个更有保证和合意的未来的庄严誓言，以保证我们的集体生存。在我们追求这一最重要的目标时，我保证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将给予完全的支持与合作。

主席：我们已听过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发言。我现在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提醒一下，按照大会第30/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并且应在代表的座位上发言。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法语发言）：有几个代表团提到了西撒哈拉的问题。其中大多数都强调了去年在内罗毕根据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陛下的倡议而呈现的协商一致的重要性。大家满意地欢迎这一王室的倡议，因为它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理想的道路。

大多数代表团还感到痛惜的是，某些在非洲统一组织国家或政府首脑第十八次最高级会议决议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第36/406号决定上签字的非洲国家，竟然玩弄各种手法，阻碍已经开始的结束冲突的进程。

国际社会对亚的斯亚贝巴企图使用武力的行为知道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再讲。但是，我国代表团愿意回顾一下，这一武力行为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曾设法将一个所谓的西撒哈拉共和国强加于非统组织，但是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非洲的圣贤也无法支持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大杂烩，其最明显的结果是使非统组织目前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方面，至少可以说我们感到吃惊，象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这些最热衷于制造动摇泛非组织的危机设计师们竟然来到这里发表假惺惺的讲话，呼吁复兴非统组织和保卫一个在谎言和欺骗中产生的共和国的事业。

就摩洛哥本身来说，它已明确地、正式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且重申愿意在内罗毕通过的决议的范围内尊重它所承担的义务，只要非统组织恢复合法性，因为正是这些自称是非统组织唯一捍卫者的人对这个组织加以嘲弄。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英语发言）：十月一日，阿根廷外交部长向大会歪曲地叙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福克兰群岛的历史。他的讲话还包含其他一些带有偏见性或引人误解的言论。我国代表团不准备现在予以详尽答复；合适的时间是下个月，在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要求大会进行辩论之时。现在，我只限于纠正一两个歪曲事实之处。

这位外长企图说明，联合王国从未自愿遵守过宪章的自决原则。这种断言对许多曾经一度是英国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代表团来说，如果不令人惊愕，也会使它们觉得有趣。

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现在存在的是联邦，这个联邦是由行使自决权的独立国家组成的。如果阿根廷真是改变了它对自决的原则和作法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任何争执了。

这位外长想在一百五十年来福克兰群岛的持续和平定居上同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设置的移民点之间找出相似之处，企图以此来混淆我国政府同他的政府在自决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事实却同他说的相反。福克兰群岛现在的居民是最早的和唯一定居在这个群岛的居民的后代。其中大多数是一八五〇年以前定居在岛上的居民的后代。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移民点是最近才有的，并且是在联合国几乎普遍的谴责之下，在以色列既没有声称具有主权也没有行使主权的土地上，而且是在已经有定居的居民的地上建立起来的。

我国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人行使自决。阿根廷政府也是支持的。那么，为什么它要声称，只有在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应对自决的普遍和基本原则作出特殊的例外呢？

这位外长对今年四月事件做出的叙述完全歪曲了真相。我不需要再来重复，因为大家的记忆犹新。但是，说英国先采取了行动，因而阿根廷有理由不仅完全忽视安全理事会而且置不使用武力原则于不顾而入侵该群岛则是不真实的。我相信所有代表团都觉得难以将外长的讲话同真实情况划一等号：

“阿根廷承认安全理事会有权审理此次冲突，因为我国政府已一再声明，赞成有效而全面地执行第 502(1982)号决议。”( A/37/PV. 14，第 60 页 )

大会自己可以判断，两个政府当中哪一个是竭尽一切办法来遵守《宪章》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义务的，哪一个是仅仅在六个月前想非法使用武力，强行阻止一块非自治领土上的人民行使自决权，并使他们受到外国的统治的。

奇怪的是，阿根廷外长在攻击殖民主义之时，他的政府却在试图以武力制造一块新的殖民地。

博赫先生 ( 阿根廷 ) ( 西班牙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保留以后对我们刚刚听到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的权利。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